

光緒泣血記

德齡著

SON OF HEAVEN

顾秋心

范之俐译

邓伟霖

清史别丛·德齡公主文集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清史别丛·德龄公主文集

德龄 著
顾秋心
范之俐 译
邓伟霖

光绪泣血记

Son of Heaven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绪泣血记/(美)德龄著;顾秋心等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0

(清史别丛·德龄公主文集)

ISBN 7-5343-7019-1

I. 光...

II. ①德...②顾...

III. 光绪帝(1875~1908)—生平事迹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9345 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 名 光绪泣血记

作 者 [美]德龄

译 者 顾秋心 范之俐 邓伟霖

责任编辑 刘海华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岭村 电话 010-80366605

开 本 965×635 毫米 1/16

印 张 13 插页 2

字 数 106 000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6000

定 价 16.80 元

发行热线 010-88876731

编辑热线 010-88876730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德龄(1886—1944),满洲汉军正白旗人,原籍珠海市香山县南屏村,父亲裕庚是清末三品外交使臣,后任太仆寺卿,母亲法国人。1895年其父裕庚出使日本,德龄与家人随父前往日本。1899年,裕庚出使法国,德龄又随父在法国居住四年。1903年随父回国后,德龄担任慈禧御前英、法等文的翻译工作,1905年3月,其父裕庚在上海病重,德龄正式出官。1907年德龄与美国入撒迪厄斯·怀特结婚,后移居美国。

两年的宫廷生活使德龄对官中情况非常熟悉,在美国,德龄以英文写作了大量与“清宫”相关的作品。她的作品中既有真实的历史写照,也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既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又具有一定的文学性。

在官中其间,德龄还曾担任光绪的英文教师,与光绪有直接而密切的接触。在本书中,德龄以无限惋惜和崇敬的笔触描写了光绪悲惨的一生:噩兆笼罩的出生,年幼即离开父母继承大统,痛苦的婚姻,与太监李莲英的矛盾,壮志未酬却身陷瀛台,最终被谋害……虽然作者的一些观点难免有失偏颇,但作为近距离接触光绪和清宫的人,她呈现给我们的光绪,胸怀大略而命运多舛,更加生动和人性化。通过本书,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光绪的内心世界。

前 言

光绪，一代天子，是被世人误解最深的中国皇帝之一。在一个噩兆下，在一块被迷信笼罩着的土地上，他出生了。无法逃避的旧礼教和旧习俗束缚了他，使他的一生成为一幕幕人生的悲剧。在官中做慈禧太后女侍官的年月里，我有幸能很好地了解光绪，得到了许多关于光绪的不幸遭遇以及他对政治改革先进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当然，这只是个人的观点，一个赞赏光绪的仁慈、博学和聪明的女人的观点。但是我坚信，如果光绪不曾被1898年的政变所挫败，那么中国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溥仪也不会成为日本人的傀儡，在中国大地上也不会出现军阀的混战。

我记忆中的这位温文尔雅的皇帝曾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想为他的臣民做好事，但是中国的旧礼教压垮了他，于是他早早地死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悲剧中的牺牲者。

如果在这篇叙述他的一生的故事中，我能消除世人对这位清朝皇帝的误解，那我将感到非常满足，因为这位善良可爱的人物，一位真正的伟人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德 龄

目 录

前言	(1)
一、奇怪的征兆	(1)
二、预兆的解释	(5)
三、祈求赐名	(13)
四、光荣的奶妈	(17)
五、三朝睁眼	(22)
六、快乐的四年	(29)
七、杰出的继承人	(34)
八、天子	(38)
九、凶兆	(45)
十、皇帝的日常生活	(53)
十一、小朝廷	(61)
十二、两种不同的教育	(70)
十三、定亲	(76)
十四、重重冤仇	(83)
十五、叶赫那拉氏族	(92)
十六、不祥的预兆	(97)
十七、皇帝的婚礼	(103)

十八、傀儡皇帝	(111)
十九、喋喋不休的议论	(116)
二十、娘娘庙	(122)
二十一、诽谤	(128)
二十二、阴云的扩散	(137)
二十三、康有为	(143)
二十四、列强的宰割	(149)
二十五、维新	(154)
二十六、最后的诏书	(159)
二十七、圣上的怒火	(168)
二十八、最终的侮辱	(175)
二十九、绝望者的希望	(180)
三十、义和团	(185)
三十一、逃亡	(191)
三十二、龙座	(195)

一、奇怪的征兆

咸丰皇帝的亲兄弟醇亲王孤独地坐在桌旁熬夜，桌上燃着两支红蜡烛，也许在随风摇晃的烛火中可见到些预兆。打在房上的雨点也会显出某些征兆。但是，无论它们是凶兆或吉兆几乎都无关紧要，因为王爷的房子设计得很巧，任何邪恶的鬼怪——它们必须直线行走，绝不能从这些门走过。屋外，雨点滴滴答答地打在墙上，风吹着屋檐发出飒飒的响声或呜呜的呼啸，此时，醇亲王对所有这些都毫不在意。

他的确没有考虑这些事情。

他的双眼紧紧地盯在那两支燃得很亮的蜡烛上，他正等待着一种预兆。身着富丽长袍的醇亲王个子很高，身材瘦长，仪表堂堂。他正期待着对面房间的消息，因为他极宠爱的福晋正在待产——如若是男孩将成为“嗣子”，如若是女孩将会是“明珠”。当然，他希望能是儿子，如同中国所有的父亲一样。在他坐守熬夜时，他仔细地研究着烛芯，以便获得一种预兆，得知他孩儿未来的命运。

中国蜡烛的灯芯属一种耐燃的材料，在蜡烛消融时也不会完全烧毁，而是在火焰中残留一截黑梗。看守者或仆人时时剪去烛芯，使火焰燃得更明亮。两支蜡烛旁都放着盛有水的小碗，烛芯的残余部分就丢在里面，以免房间里充斥着燃过的烛芯散发出的刺鼻臭味。

醇亲王叹了口气，剪去烛芯，并把燃黑的残芯分别丢入水碗中。他注意地观看第一截黑梗在触水时所呈的形状，然后摇摇头。什么事也没发生，那截灯芯仅在浸透水后沉入了水底。

但是，从左边的那支蜡烛剪下的灯芯并没有马上下沉。他注视着，简直入了迷。在灯芯击水时，升起了一缕红烟，这是因为不小心把烛芯剪得离火焰太近了。那缕轻烟升起后便弥散在空间消失了，那截黑梗在水里开始膨胀。醇亲王怀着极大的兴趣端详着它呈现的形状，试图发现它能使人想到的某种东西。果然他已有所发现，打算等孩子出生以后就请占星家来，那位先知者将会解说这一形状的含义。醇亲王悄声自语：

“它呈一种真菌生长的形状，就像我打猎时在树节上所见的——一样。”他睁大着双眼，大为惊异，并且还有点害怕，因为在他注视着那一小段黑灯芯时，它突然炸裂开来，无数黑色的微粒在水面上散开，然后一一沉入水底。这是一种奇怪的兆头。醇亲王本想马上派人去请占星家，但是他却没有。

他默默地坐了好一会儿。仆从们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脚步那么轻，直至站在他身旁，他才觉察到。他抬起头来，看见仆从们关切的脸色。一个仆人端着装有茶具的托盘，另一个站在

旁边准备伺候主人。他刚想叫仆人离开，突然意识到自己还得耐心等待，于是，同意给自己上茶。

站在托盘旁的那个仆人静静地倒茶。

醇亲王的头脑里还在不停地考虑着菌状灯芯的问题：怎么会突然裂开并且那么奇怪地沉下去？

他慢慢地呷着茶，喝完后便挥手让仆从离去，待只剩下他一人时，又坐下继续沉思。

因为醇亲王属皇族血统，他的兄长曾是统治“中原王朝”的皇帝，所以他房间里高耸的圆柱上黄龙缠绕，屋里还陈设着许多昂贵美丽的珍宝。但是，此时醇亲王几乎没有留意这些东西，他的心里充满了对院子那边房间里处于阵痛之中的王妃的挂念。

他试图想象她待产的那个房间。有时，他以为自己听见了她痛苦的呻吟，发现她可爱的面容在分娩疼痛的折磨下改变了模样。在这样的时候，他的额头和脸颊上冒出许多小汗珠，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饱含着痛苦，似乎他与他的爱妃一同在受苦。

雨水像一堵有声的、漆黑的墙隔在醇亲王和他心爱的人之间。传送消息的使者似乎不会来了，因为他必须穿过院子，雨水会淋湿他的衣袍。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慢慢过去。醇亲王知道灾难还不曾降在王妃身上，不然，那样的消息定会即时禀报给他了。

亲王烦躁不安，企图翻阅喜爱的诗篇以减轻焦虑。可是，他往日十分喜爱的诗句都未能使他高兴起来，他只是慢慢地翻看诗集。时辰过得既慢又乏味。最后，他叹息着躺在靠墙的炕上。

意识到自己的每一根神经都高度紧张不安，而且两手紧握成拳，以致指甲都深陷在手掌里，所以他努力迫使自己的身体放松。为了避免紧握手指，他效仿好些既不干活，又要保持手指灵巧的出身高贵的人，在一只手里娴熟地玩着两颗核桃。渐渐地，疲乏胜过紧张，他的双眼闭了起来。他的手垂在床边，手指松开，那两颗核桃便掉到地上。

实际上他已进入梦乡。梦中他看见很小一点火焰（一个极小的火舌，或许像幼龙的舌头）正在形成。火焰蔓延开来，把周围的暗处都照亮，直到醇亲王看见一座房子的一角。他猛然意识到就是那座房子在燃烧。随着火苗越升越高，他看清了那是个有黄色屋顶的建筑。

嘈杂的人声把醇亲王从梦中惊醒。他茫然无知，一下坐了起来。他发现不少人跪在房间里，最初他还不知其意，直至听到：“大喜，大喜！王爷得了一个阿哥。”

二、预兆的解释

醇亲王急切地从炕上跳下来，立即要到王妃和刚出生的儿子那里去。他明白，派人来请他以前，一切都已准备妥当，接生婆已做完必要的工作。他急匆匆地穿过院子，但是，到了门前，他忽然感到一阵羞怯，就连自己也感到很奇怪。这个男孩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他在门前停了下来，但最后还是进去了。在房里，他发现自己的羞怯感有增无减，因为自从上次他看见这房间以后，它已变得非常陌生——好像这是来自异国他乡的某个人的房间。每一件东西看起来似乎都不真实。甚至炕上的王妃那消瘦、扭曲的脸也是陌生的。她转过身来看他时动作那么慢，笑得那样无力。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踮着脚尖走到她的炕前（这位亲王以前从不踮着脚尖走路，甚至在宗庙里都未曾这样）。他小心地伸出手来，抚摸王妃的手。他的话听起来十分痛楚，又带有极其炫耀的口气。

“老天保佑，”他低声地说，“我们的运气确实好极了。”

“的确，我们幸运极了，”她说，“我非常高兴能为王爷奉献一

个男孩。”他拍拍她的手，轻轻地抚平她的眉毛。

“我们的儿子应是伟大而杰出的人物，他将会创立丰功伟业，因而他的名字会被人们广为传颂。”

“他应像他父亲那样会写诗，”她回答说，“而且他还会骑着快马去狩猎。”

“他将是名画或细瓷品的收藏家，”醇亲王说，“他将成为父亲的骄傲，母亲的光荣。”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的王妃回答说，“他必须满怀孝敬之心，决不给其父亲的家族带来耻辱和痛苦。”

于是，他们相互交谈了好久，预言儿子的伟业。王妃的眼里流露出骄傲，醇亲王的眼里除了骄傲之外还有希望。但在他的希望和骄傲之中还隐匿着对那根突然裂开的烛芯的记忆，以及对那场梦中火花的记忆，当火在熊熊燃烧时，杂乱的脚步声把他惊醒，他才得知贵子已出世。对这些征兆醇亲王深感忧虑，但因为他非常疼爱王妃，所以决不让她知道这种忧虑。

醇亲王无法静静地站着，因此走来走去，而且还边走边讲话。最后，他坐了下来。他刚坐下，接生婆就抱来一个丝毯裹着的笨拙的大包卷。她用双手将它捧在醇亲王眼前。

“王爷，”她骄傲地报告说，“你的嗣子在这儿呢！”醇亲王俯首看着儿子，细细地端详他的小脸蛋。孩子两眼仍闭着，只微微地皱了皱眉头。父亲极想知道此时此刻儿子的脑子里在想什么，或许人初生下来时并不那样聪明。他把嗣子看够之后，这次探视便告结束。

现在该回到他自己的房间了，以便派人去请那位占星家，占星家是瞎子，以“张瞎子”这名字驰名全“中原王朝”；还要请那位先知者，人称“刘铁嘴”，因他所预言的事总能实现而得名。醇亲王极信任张、刘二人，他们不怕讲真话。

孩子出世的消息已由信使传给所有想知道的人。现在拂晓将至，亲友们很快会接踵而来表示祝贺……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不得进入王妃的房间，也不得见到初生王子的模样。

但是，在祝贺的人到达之前还有一段时间，醇亲王急忙派人去请张瞎子和刘铁嘴，以便尽快地了解那些征兆的含义。

张、刘二人很快就来了，因为他们一直在等着召见。然而，倒是醇亲王自己现在几乎害怕问及那个征兆的含义，也害怕要他们解释金顶房屋着火的梦。但是，这是必须解释的。于是，在醇亲王讲述时，刘铁嘴听着，两眼直盯着王爷；张瞎子两眼什么也没看，只用他的双耳全神贯注地聆听恩人的讲话。

“我看见剪下的一根烛芯结成真菌状的一小块，它在碗里形成，然后破裂为许多小颗粒下沉了。”刘铁嘴从不害怕讲真话，听后立即作出解释。

“王爷，我担心那是个凶兆，”他说，“因为，大人，您瞧，那真菌状物并未完全成形。它被剪下，然后破裂开来，这位嗣子也一样，在立嗣之前将会早逝，而且没有人能说出在哪一时刻。”

醇亲王的眉头皱起了，脸颊和前额上又冒出许多汗珠。但是，他仍然听着，因为按刘铁嘴的方式，他还要细细地阐述，即便是凶兆，也能说出逢凶化吉的道理。

“那我在梦中所见的火焰又是什么兆头呢？着火的房子呢？”亲王问。

“王爷，我以为，”刘回答说，“那是指厄运、毁灭，灾祸和痛苦。”醇亲王的脸上露出担忧的神色，额上的皱纹更深了。

“但是，”刘铁嘴急忙说，“每一个凶兆都有其好的含义。因为熊熊大火也许意味着这位嗣子将会成为闻名于世的奇才，还有财产丰富的资源和辽阔的领地之意。”

至此，醇亲王的紧张情绪才稍有缓和。刘铁嘴说完后，现在该张瞎子述说他在天堂所了解的情况。在张看来，举足轻重的不在于征兆本身，而在于嗣子出生的年、月、日和时辰。

“嗣子是什么时辰出生的？”张瞎子问，话音出自于两眼毫无任何表情的人，听起来很奇怪。

“在辰时。”

张点点头。

“今天是虎日，”他说，“小王子既属龙又属虎，龙虎常斗，世人皆知嘛。大人，这就是说他的人生既无坦途也无舒适安乐，这意味着既有反对他的斗争也有为之而进行的战斗——而且就连他自己的内心里也将充满矛盾。”

他的预言似乎和刚才刘铁嘴所说的非常吻合。这两人对王爷说的话好像事先已取得一致意见。好一会儿都没人讲话。后来张瞎子站了起来，摸索着走到王爷面前。他第一次感到有点犹豫不决，另外还有点害怕。但是他还是用手势比划着请王爷靠过来，对着他的耳朵低声说道：“这位嗣子可能会成为天子，即

‘中原王朝’的皇帝。这就是你那场梦的含义。”

醇亲王抬起头来，大吃一惊。

“说这样的话是大逆不道，”他气喘吁吁地说，“因为已经有个年轻人在位，那就是我去世的兄长（已故咸丰陛下）之子。”纵然是当今天子的叔叔说到他的名字都是不合适的——那个名字是同治，摄政皇太后慈禧那未成年的儿子。

“那仍然是可能的。”张瞎子坚持说。

“不可能，”醇亲王说，“他们属同一代人。”

自远古以来，承袭王位的人应是当今皇上的下一代，这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惯例。咸丰帝之子同治纯粹是个孩子，还在玩骑马射箭之类的游戏。他是一个强悍的少年，具有他母亲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他母亲小名叫“兰儿”，因皇上的第一个妻子没生龙子，所以选她为妃。要是同治（他父亲已死于热河，留下这孩子在他母亲指导下执政）发生任何不测，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那是大逆不道。”醇亲王悄声地说。

“我仅讲出我所知道的，”张瞎子坚持说，“王爷，大家懂得：只要那位不可提及其名的皇上在位，这个谦恭的人就没有希望。”

“如若皇上得知，或者他的母后仅仅怀疑你所说的话，那么，你、我以及我全家人定会在刽子手的大刀之下掉头。”

“王爷您忘了，”张瞎子回答说，“王爷也属皇室。我必须再说一遍，我讲的那件事是可能发生的。”

“作为皇帝统治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他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而我的儿子不配有如此高的荣誉。”

“凡是命中注定的事一定会实现，您、我以及所有的人都不能将其改变，”张瞎子回答说，“我们必须筹划如何保护王爷的嗣子，他可能成为……”

“不要再说了！”醇亲王厉声地说。

张瞎子慢吞吞地坐下，嘴里还悄悄地嘀咕着，然后抬起他无视力的双眼。“王爷，百日之内，”张说，“任何生人不可去看嗣子的面容，也不可到嗣子的房间里去。百日之内，他在世上的生命是很不可靠的，随时有被夺走的可能。需要一百天的时间才能肯定他的归宿。在那些日子过去以前，任何琐事都可能折断他细细的生命线。不过，以后就没有危险了，除了来自某些人的危险外。”

“哪些人呢？”醇亲王惊讶地问道。

“是那些连自己都没认识到会对嗣子产生邪恶影响的人。您卑微的仆从这样说是指龙人（生于龙时者），或虎人（生于虎日者）绝不可以见到嗣子。因为他们会引起冲突，这是首先必须避免的。另外一点：嗣子不可接触红色。”

这实在是个稀奇古怪的要求，因为在中国许许多多东西都是红的。实际上，那是种遍及中国的颜色。到处有红烛。小孩出生时，染红的蛋作为礼物送出。婴儿总是穿着红衣服。这种颜色是全国人人都喜爱的。唯有皇族不把红色用作主色，而是选用黄色作为皇族的标志。